



林蓝在茂名高州写生

盛夏正酣，微风笼住荔香。

在荔枝成熟的季节，中国美协副主席、广东省美协主席林蓝与来自广东画院、广州美术学院的十多位艺术家，一起深入茂名荔枝丰收一线，直击“百千万工程”的火热现场。他们实地采风写生，搜集创作素材，用画笔绘就新时代荔枝熟图卷。

6月10日，羊城晚报记者随写生艺术家们一起来到高州市根子镇贡园。据悉，这个荔枝古贡园现存树龄500年以上的一级古树30株，其中千年以上古树9株，是当地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的亮眼成果，被认为是全国历史最悠久、保存最完好的古荔园之一。

我们随艺术家们沿蜿蜒石径深入林中，一株株形态各异的古荔枝树引起大家的惊叹——主干如两人合抱、四周伸出向上细枝的“千手观音”；树冠饱满有气度，绿叶团簇飘逸，独具王者风范的“树王”；头部沿伸出龙爪般树根、据说挂满果可装满24个担子的“廿四担”……

在一株名为“虚怀若谷”的古树下，我们停下了脚步。只见树的头部中空，部分树皮生长扭曲、凸起结痂，展现出历经数百年风雨的顽强生命力。受其感染，艺术家们拿出画纸，用饱蘸热情的笔墨记录下这株古荔枝树。找到美“荔”角度后，艺术家们或席地而坐，将宣纸铺在地上挥毫；或坐于树根前，勾勒盘虬交错的枝干；或以枝干为案，倚树而画，一株红荔就在提按顿挫间“长”了出来。

“艺术家一生都在路上，不断追求技艺的成熟和知识的长进。”虽然每年夏天都可以接触到荔枝，但这次茂名之行却给林蓝带来了新的体会。“那些树龄超过800年、1300年的荔枝树仍然蓬勃生长在贡园，有些只剩下半截树皮，还在不断地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。”林蓝向记者分享道，古老的荔枝树让她想到了中华优秀文化的千年传承与接续——在不断吸收新力量的同时焕发出自身的生命力。

壹

感情最深的题材

林蓝：荔枝让艺术与生活在一起

“我们生于岭南，长于岭南，岭南独特的花鸟题材自然成为自己创作的首选。荔枝确实是我们接触最多、感情最深的题材之一。”林蓝说。

作为当代花鸟画大家，林蓝对以荔枝为代表的岭南风物有着特别的感情。小时候随父母前辈到荔枝园写生的趣事，始终让她记忆犹深。“当时我父亲是广东画院的画家，随着关山月老院长到广东各地写生，他们主张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。”11岁的林蓝第一次看到了满园的荔枝树，蝉鸣荔红的岭南景色从此在她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从小爱好绘画的林蓝，还将到荔枝园写生这件事写成了文章，发表在当时的《中学生报》上。“那是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，印象太深刻了。后来我又随他们去了一次写生，黄永玉老前辈都在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总会有一种艺术与生活是在一起的感觉。”

林蓝的艺术表达始终和她所热爱的岭南风物在一起。在《岭南风物》《红荔》等作品中，林蓝通过荔枝，展现当代美感和个人旨趣。《岭南风情》选取了荔枝等四种岭南代表风物，寓意岭南人丰富而美

好的生活；《红荔》描绘的是红荔枝挂满枝头，硕果累累、裕盈丰美的景象。当岭南佳果呈现在金箔纸上，气候的干湿、画面的平衡乃至风吹摆动影响着画面的色彩与形态，水汽氤氲，生机扑面。

岭南风物，佳果尤盛。在历史长河里，岭南佳果与岭南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，并融入了岭南气质之中。喜爱写生、就地取材的岭南画家们，将生活中常见的花卉蔬果等岭南风物入画。笔笔从自然中来，从生活中来。也正是这种求真求实态度，让岭南画家们从自身写生实践里发掘、发现、归纳、总结出大量岭南地域特有的花鸟画新题材及与之对应的新表现手法。

“如气候高温多雨潮湿，岭南画家多长于用水用粉；如花繁树茂，四季多彩，岭南画家多长于用色；如植物种类繁多，有着众多可供长期写生的、深具地域特色的题材。”在林蓝看来，本次写生的初衷正是传承和发扬岭南画派的基石——写生。她强调，无论从创作意识还是画面样式来说，岭南画家的写“生”，重点在写生活之“生”，写的是可眼见可直观的真正活生生的“生”。



《丹荔图》关山月（广州艺术博物院藏）

貳

将诗情绘出画意

“如果说岭南画学先师们深入描绘的，是岭南人对荔枝最熟悉的情感，那么以齐白石、吴昌硕等先生为代表的艺术家，则表达了岭外人们对荔枝的最新鲜感受。”林蓝表示，历史上不少名家名作都以荔枝作为主题，艺术家们都从各自的体会和风格，赋予荔枝不同的面貌。“比如齐白石老先生的荔枝深沉雄大，有四两拨千斤之感。我们通过描绘对象来展现自己的内心，所谓画如其人。艺术最终是内心与世界的衔接。”

中国画艺术有着悠久传统，当艺术真切地面对生活，才能打破陈陈相因，做到守正创新。“千年中国画的发展，建立了许多创作程式和传统，而在经典的《芥子园画谱》中何尝有荔枝和海洋？”林蓝认为：“岭南画学的艺术家们用创新的技法表达对新生活的体验、新时代的感情和新题材的触动，这正是岭南画学的根本所在，尤其在创作荔枝题材上体现得特别明显。”

岭南画学秉承“折中中西、融汇古今”的精神。林蓝介绍，岭南画学先贤居廉、居巢在荔枝创作中，吸收了西方的写实观察手法、立体造型手法、光影关系手法，在实地实物写生中，开拓一方艺术新境。“这就是中西融汇的结果，这种方法在百年间不断成熟，体现了岭南画学的传承和发展，见证东西文明不断交流互鉴。”



《初摘的荔枝》王肇民

从宋徽宗笔下的荔枝孔雀辉映，到杜牧、苏轼的千古名句，再到红线女南国红豆的经典演绎……千百年来，荔枝在各式文艺作品中得到传颂，成为不同艺术品类“同题异作”的对象。林蓝认为，文学艺术和绘画艺术都相互影响、始终贯通、互为补充。“画家更常会以诗文为题，将诗情绘出画意。”

21世纪被称为感情的世纪，当许多同质化产品涌现时，我们的感情会被什么样的东西吸引？”在林蓝看来，在荔枝成熟的时节再读文艺中的荔枝经典，更让我们看到——新的时代、新的生活需要更多的艺术化、个性化表达。“一个古老题材正在不断焕发新的活力，刺激着新的创作者，用不同文艺手法展现其艺术个性，进一步引起广大的社会共鸣，让其成为时代的切面、精神的镜像。”

链接

6月10日-11日，广东省美术家协会、广东画院等主办的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大采风活动走进广东茂名高州根子镇贡园、电白南海半島“中国第一滩”晏镜岭等地。

来自广东画院、广州美术学院的艺术名家现场写生，“采”岭南荔枝之“风”，在城乡融合发展中、镇村之美与共的绿美乡村中提炼艺术主题，共绘“百千万工程”新图景。

这次采风也是中国美协和广东省美协“大采风”的组成部分。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，将其放在生活的第一线和最深处，这正是组织这次采风的根本原因。

三年前，广东画院启动为期三年的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采风活动，曾组织广大艺术家深入全省21个地市，其中茂名就是首批采风的地头，山海发生巨大变化，给故地重游的艺术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

《红荔》林蓝

人文周刊·关注 A7

3 让村民对文保从了解到支持

作为深扎一线多年的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，洗永城向记者吐露了日常工作中的心声和难处。

他说最常遇到的窘境，是当地村民不了解文物保护，往往难以认识到自己身边一些老建筑、老物件的文物保护价值，这导致他们不理解文物保护工作，还容易进一步演变为不支持。

从了解到理解、再到支持，这中间需要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展开大量的宣传科普工作，来提升基层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。洗永城说，这是他们日常工作的重心之一。

他将桌上的《白云私塾》《白云社学》《白云碑刻》等白云区地方文化研究著作一一介绍给记者。接受采访前一天的凌晨，他才刚写完《白云吁市》下册的初稿。

洗永城以《白云私塾》为例，自明清至民国，白云区至少出现过私塾253家。“其实远远不止这个数，有些私塾由于村民的观念等原因，没有纳入普查范围，多年前已被拆除。”

洗永城解释说，自己之所以积极开展地方文化研究工作，一方面是想让白云区居民认识到当地有多么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，那些在村民眼中不算文物的私塾，曾经走出过多少著名人物。他说，只有村民为这些由衷感到自豪，才能自发性地去主动保护这些文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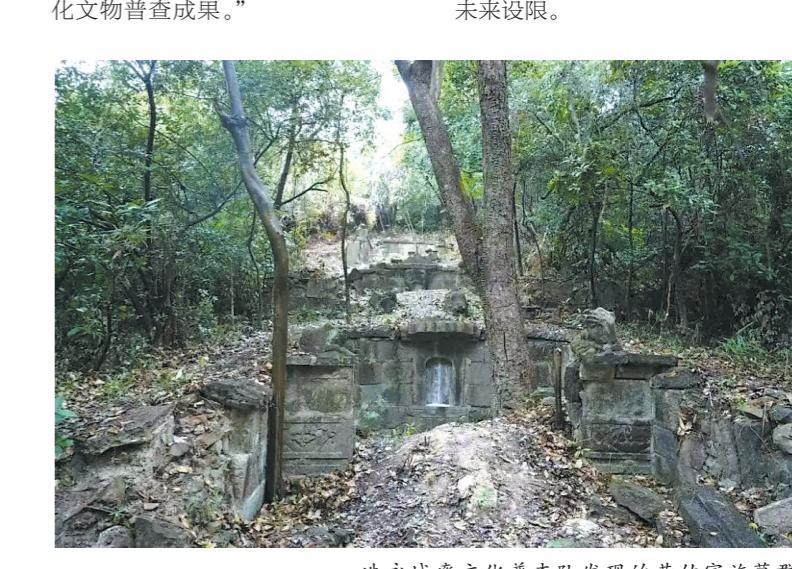
“另一方面，作为文物保护工作者，我们必须为后来者留下点什么，希望通过研究整理，有效转化文物普查成果。”

对洗永城来说，他是在行走中挖掘白云区历史文化的，“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邱立诚老师曾给我一句评价：实践出真知。我也始终认为，不去到现场就没有发言权，也不可能写出来什么。”

位于白云区人和镇的步瀛书院，如今连断壁残垣都不见踪影。但对于这座人们记忆中的私塾，洗永城从不愿放弃研究。他去过不下十次，进村找老人对话，同时细心翻阅镇志，尽力挖掘史料。

最难考证的是人物故事，如今记得他们的人都已高龄，我们经常要通过私塾内部介绍的落款人、曾经的居住者等相关信息才能获取一些资料，而我写下的每一句话都必须经得起推敲。”洗永城坦言。

采访尾声，洗永城告诉记者，今年他的儿子刚参加了高考，儿子也曾像刚才记者的采访一样，想让父亲将一捋几十年的工作历程，想认真了解父亲的工作究竟是怎样的。记者不由好奇地问：“那这么多年来，他是否受到你的熏陶，对文博考古领域也比较感兴趣？你对他未来的规划有什么期待吗？”洗永城只是淡淡地说，20年前，自己曾自作主张向学校请长假，全身心投入《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》的整理工作，父母始终支持他的选择；20年后的今天，在孩子的的人生路口，他也会像当年自己的父母一样，不给孩子的未来设限。



洗永城率文化普查队发现的黄佐家族墓群

巍巍中华，悠悠南粤，文脉绵长，瑰宝生辉。

2025年6月14日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当天，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展在潮州展出，最新呈现全省各地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阶段性成果。

广东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、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、改革开放先行地，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多样。截至2025年5月31日，广东全省累计复查“三普”不可移动文物37156处，调查新发现文物3000余处。

自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以来，《羊城晚报》密切跟踪报道，记者多次随普查队员深入田野作业一线，实地见证新时代文物保护事业发展。即日起，我们将持续推出“我在广东找文物”系列报道，以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视角，走进“四普”重大发现遗址，领略岭南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图景。

1 一通电话开启二十年文物保护路

2005年，《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》经过早期以麦英豪先生为代表的广州考古前辈多年的调查研究，终于进入整理编阶段。当时的“城仔”，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。暑假时，他看到白云区文化局正在招收打字员，凭着对文博的热爱和自身所长，他报名加入了《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白云区卷》的整理、录入工作。

“当时的工作条件非常原始，我操作的电脑只有128MB的内存。这样来看，就能感受到现代科技对现在文博工作包括‘四普’工作的助力有多大。”洗永城回忆起刚涉足文物保护领域的那段时期，感慨颇多。

为了全心投入该书的整理编著工作，洗永城后来向学校请了一个长假，跟着麦英豪、邓炳权等专家前辈到各处文物现场实地调查。最终，该书于2006年完稿，2008年正式出版。

现实生活往往充满戏剧性。

洗永城坦言，当时完全无法想象十几年来这本书一直摆在他的办公桌上，成为他后来工作中最重要的工具书。

而正式让洗永城走上文物保护道路的，还是该书出版不久，来自老领导梁桂明的一通电话——

“城仔，你毕业找到工作没有？现在全国在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，你要不要回来帮忙一起干？”

就这样，洗永城开始跟着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队伍，踏遍白云区的田间地头。普查过程中的一日三餐，就和大家蹲在路边一起吃饭。

现已退休的白云区文化局原助理调研员梁桂明成了洗永城的“领路人”。两人亦师亦友，洗记城说：“刚开始，他把手教我怎么写公函，我印象一直很深刻。”

参加“三普”那四年，洗永城仿佛从一个学校转入了另一个学校，完成学业后不久又开始系统地学习考古知识。这个过程中，他既要当司机，又要负责测量、记录，晚上回来还要绘制文物普查点的平面图和地理方位图。前辈们倾囊相授，洗永城也在他们的悉心教导下，从零开始学起。

2 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发现

近20年过去，如今已是白云区“四普”队长的洗永城，面对年轻后辈同样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。“对我来说，‘四普’是很好的一次‘传帮带’的机会，我对这些年轻人的未来非常有信心。”

谈到白云区的“四普”工作，一定会谈到白云山上黄佐家族墓葬群的发现。洗永城表示：“它是目前白云山上控制最高的明代墓葬，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三次普查发现。”

去年11月，在得知黄佐家族墓葬群被发现的第一时间，



洗永城在白云山寻找文物

羊城晚报记者也赶往白云山现场。清晨山上水汽很重，一个人影远远地走在队伍最前面，在密林里灵活穿行。记者正是在那次初识洗永城。

墓葬群现场，在四周杂草得到简单清理后，三座大型石墓清晰地显露出来。它们依山势而建，由上至下直线分布，均朝向正南方。根据碑文可以得知，从上至下，这些墓的主人分别是黄佐的爷爷黄瑜、父亲黄畿以及黄佐本人。

史料中早有关于黄氏三代人葬在白云山的记载。《番禺县续志》提到：“明长乐县知县乡贤黄瑜墓、赠翰林院编修乡贤黄畿墓、少詹事溢文裕乡贤黄佐墓，俱在城北白云山景泰坑之聚龙冈。”

“但苦于白云山地势复杂，山体庞大，此前一直没有发现墓葬群的确切位置。这次发现是由广州市本土历史文化爱好者率先提供的线索，随后

白云区普查队一行人前往现场进行确认。

“一开始我们站在墓葬群最上方，看到这个墓葬规模时感到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么大片墓葬群之前没被发现？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这是黄佐墓的说法是存疑的。”洗永城回忆起2024年10月29日那天发现黄佐家族墓葬群的过程，“此前不久我刚买了本黄佐的《泰泉乡礼》，在现场我立刻认出了墓碑上的‘泰泉’二字，一下子就把两者联系在了一起。那种找到了书中作者的感觉，非常奇妙。”洗永城笑着和记者分享。

之后的普查中，普查队顺着山势往下，在黄佐爷孙三代人的墓葬下面陆续发现了黄佐后人的墓葬，规模形制都未超过这三人的大墓。遗憾的是，墓葬群已遭受过程度不轻的盗扰，墓碑所驮石碑等部分陵园构件没有找到。

洗永城表示，未来计划将该墓葬群申请认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，为黄佐家族墓葬群的保护工作提供法律保障。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朱绍杰 图/受访者供图